

杜甫笔下的秋天

◎陈仙

唐代诗人杜甫，一生都在经历流离之苦。他笔下描写秋天的诗歌，大多作于战乱年代。可以说，对于杜甫，秋天就是他抒发家国情怀和个人命运的载体。

杜甫笔下的秋天，见证了家国的破碎。《春望》开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用春天的蓬勃生机，反衬出国都沦陷以后的荒凉。京城原本无比繁华，可是经历了战火的摧残以后，城墙倒塌，宫殿被焚。山河虽然还在，但是却满目疮痍。然而城内的春天，草木正在肆意地生长，这暗喻着国家正一步步走向衰败。诗人站在废墟上，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痛和无奈。

无独有偶，《登高》这首诗将秋天的悲凉推向了极致。“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秋风呼啸，吹得天空显得更加高远，猿猴的哀鸣声在山谷中回荡，好像时代在悲叹。清澈的江水旁，白色的沙洲上，鸟儿盘旋着却找不到栖息的地方。无边的落叶在秋风中纷纷飘落，长江水则不停地奔腾向前。这时候的杜甫已经年老体衰，但是却还在他乡漂泊，又遇上战乱，望着这萧瑟的秋景，他不禁为国家的命运担忧，还感慨人生的短暂。

杜甫笔下的秋天，描写着羁旅的愁绪。《宿

府》中“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描绘了清冷孤寂的画面：在清冷的秋夜，幕府井边的梧桐在寒风中颤抖，诗人却独自在江城府邸，烛光摇曳，映照孤独的身影。那漫长的夜晚，角声悲凉，就像独自在悲叹一般；中天的明月，皎洁却无人共赏。诗人一个人躺在床上，听到悲凉的角声，望着明月，心中满是落寞与孤独。他远离家乡，战乱年代却没有亲人陪伴，没有朋友慰藉，只能独自承受漂泊异乡的苦楚。

《秋兴八首·其一》也表达了作者漂泊的孤寂与对故都的思念。“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天的露水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笼罩在萧瑟阴森气氛中。长江的波浪汹涌，就像与天相连；塞上的风云阴沉，就像连接着大地。诗人看到菊花先后两次开放，忍不住流下了思乡的泪水；孤舟被系在了岸边，却系不住归乡的心情。此时此刻，家家户户正在赶做御寒的衣服，外面的捣衣声在白帝城的上空回荡，这也更加增添了作者思乡的愁绪。

杜甫笔下的秋天，描绘了百姓的疾苦。《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描绘了秋风肆虐的场景。八月，原本秋高气爽，但是无情的狂风却卷走了诗人茅屋上的三层茅草。这些茅草被卷入空中，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则沉入池塘里。诗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茅屋被秋风破坏，却无力阻止，只剩下无奈与痛苦。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这几句诗将作者的生活苦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用了多年的被子破烂不堪，冷得像铁一样；娇小的孩子睡相不好，踢开了被子。此时的房屋不断地漏雨，没有一处是干的，雨水不断地滴下就像麻线。从安史之乱以后，诗人就很少能够睡安稳觉了。在这漫长的雨夜，他已经浑身湿透，又怎么能够熬到天亮呢？诗人用自己的切身遭遇来反映百姓的苦痛。

杜甫笔下的秋天，既是历史的悲剧，又是个人的命运；既是自然的萧瑟，又是国家的变迁。他借秋言志，以秋言情，秋天的诗歌成为了穿越时代的精神绝唱。

(作者单位:重庆市八中两江金溪中学校)

城口，深情的拥抱

◎向东流

汽车行驶在平坦宽阔的城开高速公路，路牌提示，还有90多公里便可抵达我心心念念的城口，见到心存善缘的城口人。进入城口境内，路两边高耸的大山，仿佛热情的城口人张开有力的双臂，热烈地拥抱前来的客人。

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名，都有其独特的由来与意义，城口的名字亦如此。城口地处川、渝、陕、鄂交界之处，建城廓以扼三省之咽喉(即口)而得名。自1822年设城口厅以来，这一名称已使用了超过两百年。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我，对城口的山、城口的水，真正抵达后却少了来时的热情，对当地城镇的名称产生了兴趣。我们前往目的地时路过的一个镇，叫修齐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镇名便可知，城口人虽地处边远之地，却胸怀家国与天下。这座城开了口，如同人开了窍，便不再固步自封、坐井观天。

汽车溯河而上，那条河流的名字叫任河，发源于陕西省紫阳县大巴山南麓，流经重庆城口、巫溪县后注入长江。任河滋养了城口90%以上的人口，是城口名副其实的母亲河，也是一条有点任性的河。河两边高耸陡峭的山峰上，土层较薄，能生长的大多是灌木，并没有我来之前的想象的高大威风如将军的乔木。河两边虽然都修建了公路，建起了不少现代化的钢筋桥梁，但仍保留了一些晃悠悠的悬索

桥。任河的任性，是很有爆发力的，特别是夏天的暴风雨季节，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是常有的事。车上的朋友讲，前几天的一次极端天气，悬索桥被直接掀翻，一位过桥的老年人被永远地抛进了任河里。这让我回忆起一位来自城口的女同事，后去城口任职，当年跳进齐腰深的任河水抗洪救灾的经历。城口人民都对她的赞赏有加，可见英雄的任河儿女，只要对城口做了有意义的事儿，任何时候城口人都会记得。

穿过宛如时光隧道的城口隧道，再盘旋而下长长的引桥，便稳稳地坠入城口县城温暖的怀抱。城口县城被任河温柔地环抱着，被大巴山高高地托举着，房子都努力地向上生长，随手可以摘一片白云。我们来得巧，次日便是立秋，清晨下起了第一场秋雨，虽未见“巴山夜雨涨秋池”，却领略了云山雾海的美，扑面而来的云雾，沿途为我们一帧一帧揭开了城口的秘密。

在城口境内的旅途中，有两样东西不断在路边重复。一个是城口腊肉加工厂，一个是红军雕塑与红色标语，前者是镌刻在重庆人味蕾中的深刻记忆，后者是铭刻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激荡的历史。忆苦思甜，被这两样东西在城口演绎得如此真实细腻。重庆人为什么那么痴迷于城口腊肉，只有到了城口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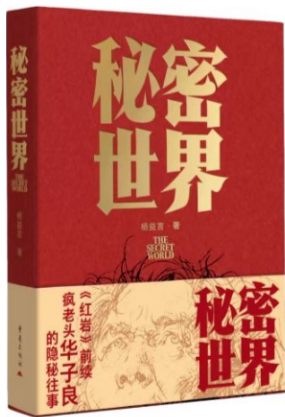
其中的奥秘。绿水青山滋养出来的猪肉，自带原始的美味。纯朴善良的城口人，在腌制、烘烤腊肉的过程中，绝对一板一眼传承千年非遗工艺，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城口腊肉从猪头至猪尾方向横切成扁担一样长，俗称“扁担腊肉”，长长的腊肉条尽显城口人的豪迈大方。到了城口，不论什么季节，都必须吃一盘城口腊肉，一口下去，满嘴冒油，丝滑喷香。

我们去了庙坝镇。历史上，庙坝战役是红三十三军成立后的首次大捷，使城口全境成为川陕苏区唯一全域解放的县城。镇上有徐向前元帅指挥作战的雕塑，目光所向，大巴山仿佛元帅率领的千军万马，奔腾着中国革命百折不挠、所向无敌的雄浑气势。雕像脚下任河支流筑起了一道低矮的拦河坝，逆流而上的小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如同向西、向北逆行而行的中国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惧艰险奋不顾身。

城口的山，高耸雄浑，城口的人，纯朴勤劳。你去或者不去，山依然如人一样雄浑豪气，人依然如山一样傲然耸立。城口的味道，城口的气质，城口的美丽，你只有去了，用你的真心去爱，用你的双臂去拥抱，扑面而来的城口，在你眼里变得立体、在你心中变得有分量……

千秋红岩 再续经典

——读《红岩》前续《秘密世界》



◎魏星

2025年是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先生诞辰100周年。《红岩》出版两年后，杨益言先生自1963年开始创作《红岩》的前续《秘密世界》，于1987年第一次出版。该书在历史长河中沉寂近40年后，于2025年由重庆出版社重新再版，长达60多年的岁月，贯穿了中国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不只是一次文学上的补全，更是几代重庆文化人精神的传递。

《秘密世界》是一本兼具历史教育与品格培养的好书。今天的孩子不再身处硝烟，但他们依然需要面对各种挑战。《秘密世界》里，以华子良的视角展现出罗世文、车耀先等红岩英烈的事迹告诉我们：无论环境多恶劣，守住信念才是真正的胜利。

《秘密世界》不仅填补《红岩》已有人物的前史空白，其中所增添的以红岩烈士张露萍同志为原型的施飘萍等共产党人形象，也为《红岩》增添了更多温度与细节，丰富了红岩精神的内涵。

《红岩》是八年级学生必读书目，但课堂时间有限，大家很难深入探讨每个人物的精神轨迹。《秘密世界》的出版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用从1935年到1945年的十年牢狱时光，把“红岩精神”放在个人命运的显微镜下，让大家看到，信念在黑暗中如何一次次被点燃。

如果说《红岩》让我们记住了“为了新中国，前赴后继”的宏大誓言，那么，《秘密世界》让我们明白，这份誓言承载的信念，是如何在无声较

量与日复一日的精神拉锯战中，顽强存续、熠熠生辉。

读完《秘密世界》，青少年读者可以用“人物关系链”去串联《红岩》，记忆会更加牢固。如果你读过《红岩》，你一定会重新理解那位“疯老头”，也会让《红岩》的世界在你心中变得更立体、更鲜活。如果你还没读过《红岩》，《秘密世界》同样是一部可以独立欣赏的长篇小说。它是文学性的历史记录，是隐蔽战线的英雄谱，更是一部读来令人热血与动容并存的书。

今天，我们不再身处枪林弹雨，但每个人仍会面对属于自己的“隐秘战线”——可能是生活中的困境，可能是信念的摇摆，而《秘密世界》告诉我们：伪装不是懦弱，沉默不是退缩，真正的坚强，是在最黑暗的地方依然朝着光明走。

当年的铁窗微光，如今已化作照亮当代人，心灵、传承红岩精神的炬火。让我们从《秘密世界》开始，重新走进那段秘密而炽热的历史。

(作者系重庆市文旅科技融合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丰都慢

◎廖黑叔

丰都人敬酒
杯口永远比客人低
身段永远比客人软
卑微是一种形态
谦逊则是另一种包装

杯口一降再降
腰身一弯再弯
酒肉穿肠
一顿饭便成一场修行

高潮总在酣畅淋漓后
离席时，红脸的人高调宣称：
你，你，你——
其他地方可去，也可不去
但是这里丰都，一生
迟早都得来一回

真的要来
我的那些祖先还算方便
从川中丘陵麻湾出发
路程只有四五百里
徒步不过一个礼拜

口音相差不大
问个路也很简单
只要别忘了带上打狗棒
就不会找不到
人生的最后一站

通知上路。假如你在东北
穿了紧腿马裤，打了绑腿
绑腿里藏着“腿刺子”
打马而来也会三两个月

倘若系十二尺六寸黑腰带
着一双靛鞋，从寒带
穿过温带亚热带，走走停停
又该是另一种计时方式

你要知道
这里肯定不是打卡地
即使不远万里，即使
你不愿意来
自然也会有人押着你来

白天阳间的人赶场
晚上阴间的人赶场
黄昏时刻
这里开始混沌

对面的空椅子
我不敢确定上面坐没坐人
如果坐了，我不知道他
是不是正漫不经心打量着我

倘若陌生人，他会不会
垂下眼皮再去打个盹
倘若熟人，他会不会涌动
异乡邂逅的惊愕与热情

这阴阳的夹缝里，也许他
一直在望着我冷冷地笑
既凄凉又温暖

隔着长江，那山叫名山
山里没有住神仙
住着阎王爷和他奇形怪状的判官

山下一定是十八层地狱
有刀山，有火海，有油锅
还有石磨，正碾碎
血淋淋的肉身

据说都是审判过后的灵魂
所有的表情就是一个“痛”

油嘴滑舌巧言骗人，被拔舌头
离间骨肉亲人和，吊上铁树
造谣生事诽谤他人，竹篮清蒸……

难道只有十八层的深度
才能藏着最不可思议的公道

我于丰都的子夜醒来
在长江这岸，仿佛
听到彼岸地层深处
若隐若现的尖叫和呻吟

突然想起头天认识的三个女孩
就生活在这里，年轻而美丽。
突然就想问问，一晃而过的山上
那座很短很短的奈何桥还在不在？
每天有多少潇洒的背影匆匆而过？
每天又有多少不舍的灵魂守在桥头
不愿挪步？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传媒作家协会副主席)